

理想国

imaginist

骆以军——著



请入住十六间客房。  
此处长出繁丽畸梦。  
作为救赎交换来岁月静好。

〔下〕  
西夏  
旅馆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骆以军——著

〔下〕 西夏旅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    |                  |     |
|---|----|------------------|-----|
| 目 | 一  | 神龛 .....         | 3   |
| 录 | 二  | 骗术之城 .....       | 29  |
|   | 三  | 养生主 .....        | 61  |
|   | 四  | 晚宴 .....         | 75  |
|   | 五  | 神杀 .....         | 91  |
|   | 六  | 观落阴 .....        | 105 |
|   | 七  | 神之旅馆 .....       | 145 |
|   | 八  | 他与她 .....        | 165 |
|   | 九  | 老人 .....         | 187 |
|   | 一〇 | 图尼克的父亲遇见一群怪物 ... | 209 |
|   | 一一 | 火车上 .....        | 233 |
|   | 一二 | 沙丘之女 .....       | 249 |
|   | 一三 | 神弃 .....         | 275 |
|   | 一四 | 灾难 .....         | 295 |
|   | 一五 | 神谕之夜 .....       | 303 |
|   | 一六 | 图尼克造字 .....      | 347 |
|   |    | 不存在的字            |     |
|   |    | 孤独王国的国王 .....    | 349 |
|   |    | 鬼 .....          | 354 |
|   |    | 母亲 .....         | 359 |
|   |    | 地图 .....         | 363 |
|   |    | 街景 .....         | 366 |
|   |    | 将要发生的事 .....     | 370 |
|   |    | 静静的溪流 .....      | 374 |

|           |     |
|-----------|-----|
| 跳舞小人..... | 378 |
| 大水.....   | 381 |
| 温泉旅店..... | 385 |
| 昨日之街..... | 389 |
| 独旅.....   | 394 |
| 塔罗牌.....  | 404 |
| 滨崎步.....  | 409 |
| 公共浴室..... | 414 |
| 鬼打墙.....  | 418 |
| 旅馆.....   | 422 |

## 神龛

那是一个奇异的处所，像看守文明废墟的神龛。在十七楼的高空，铝框斑锈，镜面结满虫尸鸟屎的整片暗色玻璃窗，可以眺望河对岸灯火辉煌、你不在里面的夜景。你像新死的鬼魂，未敢下决心飞翔远去，在这样的视距看着你已不置身其中那座城。

这是这个加工区年代久远的大楼顶层。脚下，狭仄的街道塞挤了这一带居民盛满淹流而出的繁华梦想。当然有屈臣氏眼镜行钟表行 Hang Ten 的徐若瑄广告牌豪华牛排馆少女流行服饰，或是骑楼卤味摊葱饼摊甜不辣摊明晃晃的卤素灯和光影夹缝间人形舞蹈的白烟。大楼称之为“广场”，一楼入口站着一

个穿脏污警卫制服的缺牙老人，电扶梯发出马达皮带疲惫运转的重复咔嚓声响，电玩店里黑圈眼袋像视觉系艺人的少年，五根手指如演奏琴键在格斗游戏的几个按键上快速弹跳……这一场，多么像一两百年后，某一座“古代场景”的电影文化城里的机械蜡像馆，栩栩如生，却又说不出的荒凉寂寞。

十七楼这间老旧汽车旅馆，空荡荡的阴暗走道，两列房门像假日人去楼空的学生宿舍。走道尽头的柜台，坐着一个盯着小电视看大爱台的妈妈桑。房间里，从脏污的布沙发，潮湿床褥，贴木床头柜上的老式按键灯光音响或空调之控制面板，全带着一种布满霉菌的气味。他不知道女人为何约他到这样一个乱像廉价妓女和嫖客交易的怪地方碰面，最终又没有出现，在等待的前一小时焦虑迷惑的情绪逐渐沉淀之后，他反而在这悬浮高空的破旧房间里，恢复到少年时期习以为常的孤独和调皮，头抵窗面看着下界，像一个灯塔看守人。

现在，在这个绝对孤独的处所，悬浮在高空上的一个小密室里，他熟悉的那个王国又逐渐矗立长出，将他包围。像活在空荡荡的抽屉里一样，那陈旧的、寒酸的、廉价到让进来这儿偷欢温存的狗男女们，一点点除了性交之外较浪漫感性的幻觉都吝于附加的贫乏房间，他为这整件事像公园油漆剥落的锈铁椅子，或壁纸撕去后面裸露的水渍壁癌，这样宿命的丑恶悲惨本质感到想哭。

他干嚎了几声，却哭不出来，体液像被深井底下更干涸的裂土沙砾吸光，如何也叫唤不到眼眶和鼻腔来。

他在那昏暗日光灯照的房间自顾自转起电视。那天的头条是一个毒虫在自家豪宅的庭院里种大麻被逮，警方按通联记录顺藤摸瓜追出七八个当红艺人曾向这家伙买毒品，于是向这些或是收视率超高的男谐星主持人或是常因性格火爆或与企业家干爹进出宾馆上狗仔杂志封面的辣妹女星或是知名制作人发出拘票。连转几个新闻台，全是这些浮华世界（和他所在的世界相反的另一个世界）的幸运人儿，从车上推门下来，被记者簇拥，镁光灯曝闪，拉拉帅气的皮夹克领，面带神秘微笑，慢动作走进警局的特写。正面，咔嚓，侧面，咔嚓，眼神炯炯看向镜头，咔嚓，唇角的小白星沫，咔嚓。像《赌神》里的周润发，他快转着遥控器，最后又停在卡通台。

卡通台正演着一只叫“Keroro 军曹”的绿色青蛙。它是从遥远银河的 K 隆星派来攻占地球的先遣小队的队长。所谓的小队，不过就是它的手下：一只叫 Giroro 的红色青蛙伍长（它是一个脸上有疤，身上始终挂着重武器和弹链的男子汉），一只叫 Tamama 的黑色青蛙二等兵，它的军阶最低，但降落地球时寄宿到一超级富小姐家（相比之下，队长 Keroro 寄宿的日向家只是有一个母亲一对中学生姊弟的单亲家庭），一只叫 Kururu，类似科技兵或通信兵的黄色青蛙，好像还有一只因为总被遗忘，终于脱离他们小队，变成独行忍者的蓝青蛙……

那只叫 Keroro 的军曹根本是个废材，它的外星人队员们似乎被这困蛰于“蓝星”（就是地球啦），混迹于“蓝星人”家庭中之命运弄得意气消沉，仍苦思征服这星球的战略。但

Keroro 军曹却像一只家庭宠物，每天在日向家拖地洗碗洗衣服，空闲下来便躺在沙发看一些垃圾节目，并且沉迷于收藏、组装“钢弹模型”。他不断想出各种“作战计划”来糊弄他的小队成员——包括庆典时伪装成摊贩打工、开忍者学校、圣诞节的攻击行动——其实只为了捞钱买新出品的钢弹模型。

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看得哈哈大笑。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本怪书，书名叫《家庭魔术二六九种》。封面好像是一家人的客厅，爸爸妈妈倚靠着坐在沙发上，脸上挂着怪异的笑容，看着前景两个男孩一个女孩，跪坐在地板变魔术，好像是其中一个男孩拿着手帕变出一个小木盒里的红苹果。这本书似乎和那什么《家庭医药百科》、《朱自清全集》一样，像幽灵一样会移换出现在家里的任何角落：客厅的茶几、裁缝车上、神龛香案下的餐桌，甚至厕所马桶水箱盖上。许多年皆如此，似乎那是少数几本他们家反复阅读的知识来源，每一个人的随手书。

有一些内容他熟到可以默背，长大以后才发现那些“魔术”的秘技简直荒诞不经，像是写书人自己凭空胡乱编造。事实上，他和家人们翻来覆去读这本书，似乎也没有人某次提议我们来按书上写的试试变个魔术吧。那书的内容究竟是被当做什么东西来阅读呢？笑话集吗？科学新知？还是谜语大全？或者有某种鬼气森森的元素类似《聊斋志异》这样半文半言的鬼故事？

他记得有一则叫《墙上跑马》，那有点近乎巫术或阴阳五行奇门遁甲之类的乱术了吧？但那里头却一本正经写着：



用纸剪作马形，捉壁虎一个，粘在马背。然后放在墙上，则飞驰地去了。不过不能剪得太大，因为过于大了恐怕壁虎负着有些力不胜任。

有一则叫《家鸡变凤》：

把一斤余的墨鱼一尾，去肠，将硫磺末放在鱼腹内，密封在铁器内。秋天五日，冬天一星期，取出。将这个药喂给鸡吃，则毛渐落，另外生出彩色的凤毛来。

还有《逃难隐形》、《令人相思》。

古人有隐身的方法，往往以为是妄谈，其实确有其事。先于五月五日，取虾蟆阴干。制成了灰。在元旦日初出，适被乌云遮晦时，急将所制的灰吞服。假使遇有急难时，你只要藏身暗的地方，暴徒就无法寻到你了。

凡是丈夫在外，多时没有回家，那么你的太太要怎样地记惦着你？假使要他激起思家的念头，只要以雌雄喜鹊的脑，炙干后研末。托她丈夫认识的友人，在丙寅日将此末暗放在酒中，服了这个酒，于是兴起了他的归家的思想了。

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似乎在他少年懵懂的时光，就被家

里这一本怪书，充满遐想引导到一个可以用诡异技术操作、扭曲真实世界的奇异暗室里。那些脏脏的、罕见的、晒干的动物内脏、尸体，在精确的节气时辰，调和没有地方在卖的矿石，就可以点石为金、知人死期、飞鸟堕地。那种阴惨邪恶的气氛让他对尚未理解、经历的世界，充满了一种荒凉的喜感。

他听过这些故事，有一个妓女告诉他：曾有一位男人，是个熟客，有一天带着一个老式黑皮箱，喝得醉醺醺来。皮箱打开，是一袭发黄的新娘白纱礼服。裙裾没有曳地，但像鱼尾缝上了蕾丝和针织绣花这种缎面材质的白纱，从皮箱内翻出的瞬间，会给人一种变魔术把小手帕蓬的扩张成一片亮眼银烟的辉煌印象。但细看局部，则像年代久远的象牙在那垢白上密布浅色的霉斑。男人叫她换上新娘服，然后跪着哭泣搂紧她。

那像是……丧偶的父亲要乖顺的大女儿穿上母亲青春正茂的嫁衣，然后充满乱伦张力地跪在那荒烟蔓草时光隧道封闭的入口前号啕。

我们该从哪个门进去？这间旅馆。

女孩一进门，先向他要了约定的钱，便自个儿走到床侧脱起靴子和牛仔短裙。他看着她弯腰褪脱身上衣物的侧影，突然浮现一种父亲的情感。他说，等一下，我们先抱一下吧。啊？女孩抬头看他一眼，一秒钟的疑惑，便顺从地站起和他相拥。在那草率和敷衍中带有一种自由意志跑来干这行的，对嫖客的贱蔑。他几乎可以想象完事后她坐在“马夫”驾驶座旁叼烟打

哈欠地说：遇到个老男人，想干又想找温存，还先来个“抱抱”呢。一种疲惫的暗色总如影随形跟着他想象她走出这伧俗旅社后所有置身其中的画面：她坐在皮条客的破车上在那繁华的街道夜色里穿梭，换不同的旅社不同楼层的走廊，有时在麦当劳买一个汉堡撕开那蜡纸嚼着，有时等皮条客在公路旁的槟榔摊买烟时，和那些比她幼齿穿着比她像鸡的浓妆小鬼毫无物伤其类情感互相瞪视……

女孩非常年轻，抱在怀里时比想象中来得矮小。他突然闻到一股得了癩癣病的动物骚臭味，那臭味如此强烈，从鼻孔直钻入脑门立刻像煮沸的柏油黏附不去。一开始他想那不会是从她阴部发出的恶臭吧？那臭味……如果她走进麦当劳或便利超商，肯定会引起骚动所有人掩鼻侧目吧？他为她害臊起来，难道是那一身与街上年轻女孩无异的廉价短裙或小外套，竟和睡沟洞捡垃圾吃的流浪汉一样，从没洗过？还是……更糟的画面……前一个客人是变态，要求小便在她那张瞌睡连连的脸上头发上？

那个浓郁臭味弄得他心神不宁。女孩说，好了，抱够久了吧？可以了吧？

他提议她去洗个澡。女孩说，喔，洗澡，好哇。那你要不要我帮你洗？他说不必，你来之前我洗过了。女孩剥光衣服后，他发现她有一对极漂亮的乳房，紧绷成球状，乳蒂像男人的那样小。这是一具年轻的身体。但他的欲望和感伤又被她不知从身体哪部位发出的恶臭、她那一口烂牙，或她讲话时口音模糊

的粗俗感给挫败着。

女孩在浴厕搓洗身子时他不止一次跑去站在门框处观看。整件事一点色情漪荡也无。他怕她意识到他只是不放心她有确实清洗与否，便装出副有偷窥癖色情中年人的模糊，站在那儿吸着烟。

女孩又问了一次，怎么样，你要不要洗？

他说不必，他说我抽根烟。他觉得那像发油发馊便当或像水沟烂渣的臭味，像菇蕈的孢丝在他脑额叶里须茎攀走。他说，你是大陆来的？她停下莲蓬，好像这是极严重的指控，回头说：才不是，我是台湾的啦。

后来他们相拥抱在床上时，他又问了一次，你是哪里人？台中，她说。她有一双梅艳芳那样的翻梢眼，似乎是黑眼球的色素混浊的关系。近距离看时总像吸毒恍神或不耐烦什么的神气。

他说，你真年轻。

她说，哦。

他说，来台北赚钱，存够了回去开店？

她说，嗯，是吧。

他插入的时候，发现她的阴道超乎想象的小，这给他很大的刺激。像小时候某一次假日偷翻进学校音乐教室，用脚踩踏那被调得很紧的风琴踏板。一种和他的身体漂离分开却确实属于他的末端被紧紧箍住。他想：原来年轻女孩身体是这样的感觉。

旋转。旋转。再旋转。

后来召妓的次数多了，他难免有种弄混了自己存在感的慌

张。因为刻意记下的，反而是和生张熟魏那些不同面容、口音、年纪、丰腴或干瘦的女孩，裸程在旅馆房间床榻上的画面。那真的让他有种背叛大街上那些穿着衣装双足直立行走的同类，似乎自己悄悄地进行某种退化成蛇或蜥蜴等爬行类，长时间让身体处在一种趴卧横躺状态的“物种蜕变”幻觉。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那些躺在身旁的妓女闲扯。大部分时候，他发现她们对他也有种，在火车站或旅馆大厅遇见萍水相逢之陌生人，无利无害无负担主要是消磨时间排遣寂寞的亲切。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女孩，她说话的方式让他想起遥远年代收音机里播报新闻的女声，各音阶的抑扬顿挫精准得像一台教堂管风琴。先生，很荣幸能为您服务，敝姓申，申请的申，您可以称呼我小文，现在让我们放轻松，来，请您宽宽衣，我替您按摩服务……

你是大陆来的吧？脱光了衣服他趴在床上任她跨骑在背上按摩时，他忍不住问。

哦，不，先生，我是台湾的，我父亲是外省人，但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

（和我一样。）

怪不得说话像穿着潜水衣在深海下一样不真实。因为……因为我们都被封禁在一个巨大玻璃橱窗包围的水族馆走道，或是默片的观众席，所以我们的语言是纯净的化石语言。即使最后沦为嫖客和妓女打炮这种悲惨关系，仍是充满敬语、卷舌音、进退合宜的官话……

您啊您啊。府上哪里。您好气派。哪里哪里。客气了客气了。  
嗟呀您真是风度翩翩。哪儿话您才是气质脱俗，如空谷幽兰……

你是哪里人？

我爸爸是山东人，我妈是贵州人。

所以您是在眷村长大？

哦不，先生，我是在花莲长大，我父亲不是军人。我出生时他年纪就很大了。我哥哥姊姊年纪都大我很多，我还是小儿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是大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了。

所以你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吧，先生，他神秘兮兮的，他在做什么也不给我们知道，家里从来也没人提。按说他年纪也很大了，可是我从小到大，他每天还是出门上班，定时回家。

这可怪了，难不成你父亲是情报员？

我不知道吧？他很怪，什么也不肯多说。我猜我哥哥姊姊或许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可是他们也从来不提。我父亲好像也从来没有朋友或同事来我们家里。反正我是那家里唯一的小孩儿……也许他真的是情报员噢。

阴暗的、讳莫如深的迁移者，把可能招祸的触须、刺棘、棱突、花纹尽皆藏起，隐形，他们的后代亦被捂匿成一枚枚的卵形人。

女孩说起她无有朋友，没和家人住，家里没装电视，不看报、不看杂志。

那么，你平常……（没说出口的是，除了来这些阴暗旅馆

房间陪男人上床之外)……都做些什么?

管风琴的簧管呜呜鸣奏。我养了一只牧羊犬。我就是它的仆人。它很文静,心眼恁多,我啊,拂逆了它,它就给我脸色看喔……

它是女孩?

是女孩。叫娜娜。

文静的女孩和文静的狗。

这件事确实像个盒子把他一个人关在里面。四百击。逃学的男孩独自一人坐在游乐场的旋转房子里。那些假房间。假的窗子假衣橱假床假梳妆台(虽然他可以从镜子看见自己)假电视假冰箱……只等游乐场员工按下钮,警铃一响那整个房间就会上下颠倒地旋转。当然他静止不动坐在那以轮轴支住的座椅。他在走进这个房间之前,不止一次听过同伴讲起在这样的幽秘房间里发生的香艳情事,那些抽动或专注的细节,那些香汗淋漓或崩溃后的陌生胴体在那之后会告白的身世。

但他现在孤零零地待在这间四面掐金错银,一种暗红近棕色调的藤蔓或番莲花图纹细节(从壁纸、床罩、床旁一张躺椅的布面、台灯灯罩)的房间等待的时候他抽了至少五六根烟,他用房间里的纸杯、便利超商买的冰块和小瓶装马谛氏威士忌调了一杯像小学保健室双氧水那样味道的酒,仰喉一口喝光。糟的是他觉得自己神经质地充满尿意。他跑了几趟厕所,最后一次干脆坐在马桶上似乎才将膀胱里的积水排尽。

女人又打了一次手机给他,问了房号,说会打来确定,似

乎是一套防止被警员钓鱼的程序。一会儿总机小姐打来，说先生有电话说要找您，语气里带有一种为他把关的义愤。他慌忙说是的，请转进来。也许是他的幻觉，他觉得电话那头女孩愣了一晌，才说好，然后把电话切断。

现在她知道我是个嫖妓者了。楼下柜台的那几个女孩一定都知道三〇四房那个家伙在房里召妓了。但电话接着响起，女人的声音充满一种像游戏通关后的欢乐（他可以想象在这栋蚁巢般的 Hotel 里清理客人床褥和残余秽物的女人们，在职业所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那些穿廊入户的落单妓女，之间的互憎张力）。唔，女人说，这样就没问题了，你等我一会就到。

他悲伤地看着这个假房间，由各角落的灯泡打光描出室内的轮廓，却没有一盏灯超过三十烛光，这使得整个空间弥散着一种晕黄晦暗的情调。有点像神秘教派的地下室聚会所（哦，当然是人去楼空的时候），有点像博物馆的原始人展区无人参观的午后，那种空荡黑魅，却又带着空调冰冷干燥的虚假感。

他转开电视，又是那只侵略地球的青蛙“Keroro 军曹”。

他认真盯着那屏幕里夸张胡闹，间不容喘一波接一痉挛爆笑的绿色红色黑色蓝色黄色外星青蛙们，慢慢终于理解：这个世界最好笑的残酷喜剧就在这里了。还有什么比你看着一群侏儒小人拿着玩具武器，坐困愁城却一脸正经聚在你家地下室开会“如何侵略地球”更让人安心、放松地笑？像动辄屠城，取敌人上将首级如探囊的将军，宽容地看着扮成敌将的倡优卖力耍白痴。像小孩围着戏弄缺腿折须的蝓蝓。所有事物原本巨大



或让人心生敬畏恐惧的那一面，全像市场里湿滑的章鱼被鱼贩翻转成内脏古怪滑稽的形状。男子汉戴上胸罩，同伴们互相殴打对方乃至脸孔变形，原想靠卖红豆糕瘫痪地球经济却因机器故障拼命生产出滞销而堆叠成山的甜食……所有的、阴暗、自卑、权力的傲慢、单恋的痛苦，全部成为同伴们施虐而后挤出更多“黑暗笑声”的核燃料。其中有一只叫 Dororo 的淡蓝色青蛙，是唯一没有进入其他小队成员那种康康舞般集体倾倒痴傻的喜剧演员处境但他却总是像影子被其他队员遗忘。这种“总是被遗忘”的创伤，魔术般的成为他的专属笑点。譬如说，所有的小队队员集合在它们的秘密基地开“侵略蓝星会议”而照例忘了它，它满怀屈辱与伤害地出现。其他外星青蛙正忘神地口吐音频“共鸣”。他犹豫半晌，说：“好吧，我也加入大家的‘共鸣’。”一张口，其他人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咯”，便各自解散。

那没什么好笑的，至少“被遗忘”这件事的本质。但不知为何他又是一个人在旅馆里哈哈大笑。

他记得他小时候，有一个常在他梦中出现的奇装异服老人曾告诉他：“在我们的国度，每一件事情皆以相反的形式去呈现。”

那么，什么事情是好笑的呢？

突然门铃叮咚一声响了响。是那个女人来了。

在这本书里，或是在他的故事里，也许因为“旅馆”暗示的空间限囿，使得人物的邂逅或出场亮相，总有一种门打开造成的戏剧效果：密室的女人，走廊上的男人；房间里的男人，